

质地稀松；你要做柏树，就要耐得住寂寞，慢慢来，戒急戒躁。”这次谈话，令陈家泠探知了艺术生命的密码，“耐住寂寞”成了毕生信念与追求。

毕业后，陈家泠幸运地被分配来上海美专教书，这也成了他个人命运的一大转折点。当时，上海聚集着很多跨时代的大画家，如刘海粟、林风眠、程十发、唐云等，可谓一个文化发展的前沿阵地。上海的空气中有一种求新、求变的营养，潜移默化影响着陈家泠。

最重要的是，陈家泠遇到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恩师——陆俨少先生。陆先生笔墨精妙，气息高古，在他的熏陶下，陈家泠的艺术思想、对传统的理解、对技法的领悟等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。以前画画，总讲究“中锋用笔”，但陆俨少作画则可以“八面出锋”，以中锋为基础，顺笔、逆笔、拖笔、卧笔皆可用，笔尖、笔肚、笔根都要调动起来。这让陈家泠真切地感受到，只有一支笔真正用活了，笔墨才会活起来。聪明的陈家泠在天天耳濡目染的学习观摩中，学会了运用陆先生奇诡多变、转折灵动的山水画线条，并融入自己的中国画创作中去，最终钻研出“走、守、漏、透”的笔法，奠定了融汇人物、山水、花鸟与书法的深厚传统根基。

在陈家泠看来，所谓的“走、守、漏、透”，实则是一个材料问题。在不同材质上作画，会形成不同的

技法与效果。“走”，指的是水墨在宣纸上自由生发、扩散的效果。大写意之所以能形成那样的笔墨效果，与宣纸这种材质密不可分——材料决定了墨如何“走”。“守”，则是对结构与尺度的把握，讲究恰到好处。古人所云“大胆落笔，小心收拾”，其实就是收放自如。而这种分寸感，同样离不开对材料的掌握。“漏”与“透”，则更多体现宣纸的渗透性。“比如将两张画好的宣纸上下叠放，水墨会自然渗透、渗化。画瀑布时，借助这种渗化效果，便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笔墨变化。”因此，“走、守、漏、透”看似是技法，实则是熟悉材料之后形成的一种创造能力，在这其中既有必然，也有偶然，全凭经验与智慧，才能得心应手，游刃有余。

陆老师对陈家泠的影响，不止在技巧的传授上，更在“灵变”的思想方法上。陈家泠认为，正确的思想方法就是“灵”，在此指导下必定要“变”（实践），愈“变”愈“灵”。“灵”也是才能、学养、性格、人品、笔性、环境影响等的综合体现，一个艺术家灵力的大小决定他成果的大小。

陈家泠作品：《国色天香》。



上世纪80年代，“八五美术新潮”席卷全国。大量涌入的西方现代艺术观念，冲击与重构着中国画坛。传统绘画如何回应现代性？如何在变革中守住自身文脉？成为一代画人直面的“必答题”。面对要传统还是要创新的无休无止的争论，陈家泠没有纸上谈兵，却不声不响地拿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水墨画作品《开放的荷花》作为自己的答案，空灵飘逸的淡墨荷花风格雅致，温润而富有生机的东方表达，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，此图当仁不让地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荣获佳作奖。

陈家泠的创作至此迎来全面开花的新时期。其中国画新程式语言强调传统国画的书写性和装饰性，并充分发挥中国画对物象元素和特点的概括性，重组物象要素后，突显出东方审美特色的创新理念，得到美术界的认可和好评。四十年来，他巧妙利用宣纸和水墨的晕化效果，营造出空灵、淡雅、极简的绘画意境，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与艺术品味。在他的实践中，创新并不是对传统笔墨的简单舍弃，而是通过